

ДРУЗЬЯ И ВРАГ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友
與
敵



著 夫 諾 蒙 西
譯 耘 林

行發店分總北東 店書華

敵 與 友

ДРУЗЬЯ И ВРАГИ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著 夫 諾 蒙 西

譯 耘 林

行發店分總北東 店書華新

友 興 敵

著 者 西 蒙 諾 夫

譯 者 林 耘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東 北 總 分 店

・ 一 九 五 〇 年 七 月 初 版 。

1—5,000 (長)

關於友與敵

兩個世界的戰爭，也是最近蘇聯詩歌界的主题之一。

蘇聯詩人在反對戰爭販子，爭取和平，爭取民主，爭取各民族友誼的鬥爭中，盡了他們的責任。最近出版的幾部詩集，便涉及了這些主题，其中最傑出的便是西蒙諾夫和烏克蘭詩人加米阿·巴真的詩作。

西蒙諾夫的友與敵是最近詩歌界一個真實的事件。自從瑪雅可夫斯基之後，還沒有人以如此的熱情和勇敢來描寫民主與可惡的黑暗反動勢力間的戰爭。

西蒙諾夫的作品敘述了對於他在國外遇到的蘇聯的朋友和敵人的印象。

他全部充滿着整個進步營壘爲和平爲未來而戰的意識之決心。

西蒙諾夫的詩的每一行，都表現了熱切的信心，認爲真正的民主是人們所遵循的唯一正確道路，沒有人能阻礙這新紀元的到來。

他的詩句，充滿着對於蘇維埃國家強大力量，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之優越與美好的熱誠意念。

《友與敵》這一詩集，乃是把個人的和社會的主題結合到抒情詩中的模範。……

——一年來的詩歌展望——馬可若夫作

載一九四九年八月號蘇維埃文學

康斯坦丁·西蒙諾夫小傳

康斯坦丁（基里爾）·米哈依洛維奇·西蒙諾夫一九一五年生於彼得格勒。唸完了七年學校之後在薩拉托夫及莫斯科等地的工廠裏做了將近五年的鑄盤工。

一九三八年西蒙諾夫畢業於培養蘇維埃作家的「文學專門學校」。同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詩集。

一九三九年西蒙諾夫做過張鼓峯的戰地記者。而在一九四一——四五年，則擔任紅星報的記者在各戰綫上做外勤。爲了他在軍隊中的工作，曾榮膺一次紅旗勳章及兩次一級衛國獎章。

西蒙諾夫主要的作品是：詩集真實的人們，一九三九年詩集相聚與別離，戰爭；劇本我城一少年，俄羅斯人，必然如此，在布格格栗樹下，俄羅斯問題；小說日日夜夜，祖國炊煙等。

爲劇本我城一少年，俄羅斯人，俄羅斯問題；小說日日夜夜及本詩集，西蒙諾夫曾數次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

目 錄

在 <u>加拿大羣衆大會上</u>	一
『 <u>紅的</u> 』與『 <u>白的</u> 』.....	三
老虎.....	三
三個點（寄給 <u>紐約</u> ……同志的信）.....	一七
野蠻人.....	三
『 <u>薩高</u> 和 <u>樊淇奇</u> 』街.....	元
關於三個兵士的故事.....	三
夜航.....	四
德國人.....	五
一個錯誤的故事.....	五
友人 <u>薩曼特·富爾貢</u> 在 <u>倫敦宴會</u> 上的演說.....	六

不		七
冬宮		其
舞鶴海軍基地		八
前綫		六
紅場		五

在加拿大羣衆大會上

我走上講壇，走進大廳，

這座大廳使我回想起戰爭，

而大廳中是靜悄悄的——

彷彿排砲中斷的片刻寂靜。

預先我們就得到警告，

說，前頭的三排

是來喝倒采的，

似乎是對我們宣戰的徵兆。

我走上去就看見了他們，

他們，在前三排，他們，在兩步之內，

他們，腦滿腸肥的兇巴巴的小夥子，

有的披着斗篷，嚼着口香糖，
有的毗着牙，手插在衣袋裏，
鞋底翹向天，腿架着腿……

這就是敵人的臉相！

後面是黑漆漆的大廳，

朋友們的臉孔我看不頂真，

雖則他們，當然，是有的，

雖則他們，當然，在這裏。

可是他們坐在那昏暗之中，

當然，在那兒，當然，是這樣，

就讓他們的眼睛燃燒，

讓我看見他們，宛如燈塔之光！

第三排之後是一團昏暗，

頭一排向我噴着濃煙，

覺得差點兒要燒着了我的臉。

我邁了一步，開始講演，

話一開頭，就像是跳起來，

不再臥下地去衝鋒作戰：

——俄羅斯、斯大林、斯大林城！

前三排啞口無聲。

而後面，什麼地方在輕聲嘈嘈，

突然，連想也來不及想到，

隔着不吭氣的幾排敵人，

喊起了『烏啦！』

有如地裂，有如山崩，

有如大海的怒濤迎頭衝。

早已過了半夜，

大會還在延長，

全體站起來了；全體高唱，大廳中的呼吸頓時鬆暢。

而前三排：依然不作聲響，

不作聲，因為怕倒楣，

不作聲，好像含了滿口水，

不作聲，直呆了四個鐘點！

.....
結果怎樣我不再講，

因為那很平常：現在，每當戰爭來吓唬我們，

我就常常想起這座大廳，大廳！

而不是前三排。

『紅的』與『白的』

這天我約定了

要去觀光黑人區域；

跳過城市，穿過

那祇是掩蓋而從未消失的隔閡，

無論是好心腸的小說，

無論是約翰·勃倫（註一）的光榮的血，

無論是皮巧爾·斯篤（註二）、無論是林肯，

都沒能使那創口癒合。

我們住在一家大旅社，

（這對於故事十分要緊）

那兒不是每個人都能輕易走進，

也不是對每個人都招待慇懃，

那兒每天在告示牌上，

用濕潤的顏料

將每號房間標明，

誰有運氣把它佔領；

當然，祇有那些大名鼎鼎的潤佬，

而大名鼎鼎的潤佬則是一羣亡命之徒；

兩個逃亡的國王；

三個巴西來的總統，

五個來自別的小屬地，

自然也少不了邱吉爾先生。

而就是在這座『神聖之宮』，

也是皺着眉頭才把我們安頓。

爲了帶我到加爾廉姆，

一個尼格魯女人

應該

在白天

來接我。

我提議，我們先下去，

這對她和我們都方便。

而我那幹練的翻譯

攔斷我說，這樣可不成。

這樣會引起一種

在這兒極其可能的誤會，

說什麼我覺得不太體面，

如果讓一個黑種女人跑進我的房間。

『但我是蘇聯人啊！』——『是呀，所以
她會特意跑上來，

找你，蘇聯人，用自己心裏和靈魂上的
痛苦，來測驗是否可以信任你。』

我祇好乖乖地又坐了一點鐘，

直到那個年紀已不小頭髮已斑白的

緊閉着雙唇的安祥的女嚮導

出現在我的面前。

在自己人那兒——是學校中的老師，
這兒——連司關的都不睬她。

這兒——那個黑種女人祇有靠意志的力量，才突破了這座旅館的陳規。

電梯祇裝了我們幾個，

爲了快些擺脫掉我們，

司梯人憤懣地飛過每層樓，

在電鈴的喧鬧聲中飛奔。

總是亂嘈嘈，可是沒有一點快樂的氣氛，

穿堂裏煙霧騰騰，

幾百張沙發上都有人坐着等候，

旁人走過並不留神。

一切如常。

但這下子